

用油画笔写的抒情诗

——妥木斯油画作品选小序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各民族的文化艺术是极其丰富多采的。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和评介工作多集中于汉族，而对其他兄弟民族的艺术注意则不够。实际上，在我国的五十五个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传统和各自的特点，他们不仅有本民族的各种艺术实践活动，而且也有本民族的优秀艺术家。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油画作品选集，就是蒙古族中年画家妥木斯同志近年的新作。它们象一束刚刚从草原上采摘下来的、还带有露珠和馨香的鲜花，给我国各民族的观众送来了美的艺术享受。

妥木斯是一位深深植根于自己民族土地的画家。1932年冬，他出生在我国内蒙古土默特旗王毕克齐村一个半牧半农的家庭里。他从小就深受民族艺术的熏陶，既喜欢绘画，也爱听音乐。如果说锡林郭勒大草原辽阔壮丽的自然景色，在他的心田里播下的种子，使他萌发对朴素美的追求和热爱的话，那么马头琴演奏出的深沉、悠扬、动人的旋律，在他的心灵里则孕育了他的民族气质，增强了他对音韵和节奏的感受。他说过：“我寻找着牧民生活中一切美的因素，诗的意境，马头琴的音律。”又说：“一到草原，看到牧民、奶牛、马群，闻到草原特有的气味，就从心里爱它，觉得它很有意思，就想画它。”是的，草原，辽阔美丽的草原，是哺育他成长的母亲，也是他油画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海洋。

1958年他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1960年又回中央美术学院进油画研究班深造。先后将近十年的学习时间里，他在王式廓、吴作人、董希文和罗工柳诸位油画名家的指导下，一方面获得了坚实的造型基础，掌握了油画色彩的关系和变化的手段；另一方面也锻炼了深入生活、研究生活和反映生活的能力。不过，总的说来学校还只是准备阶段，而他的创作才华只有当他全面走向生活时才得到充分发挥。

他的作品大都是以内蒙古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为题材，有风景，也有人物，各有所长。但比较起来我更喜爱他的风景，诸如《挤奶》、《肉香》、《月色》、《点烟》、《取水》、《梳洗》、《清辉》、《远方》、《黑色山包》、《蓝色的花丛》和《紫色的斜坡》等。它们描绘的虽然都是一些常见的乡土风情，但却能挖掘出蕴藏在生活中的美感和诗章。无论是透明的晨曦，或是朦胧的月色；无论是轻柔的薄雾，或是温暖的暮霭；无论是静静的牛群、水车，或是露着灯光的蒙古包；也无论是大地上曲折逶迤的小路，或是宽敞的撒满野花的大草原……，都表现得那样淡雅，那样朴素，那样简洁，而又那样明丽！面对着这些倾注着画家对牧民生活的怀念和深情的作品，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会扑面而来，令人如饮草原上味道醇厚的马奶酒，又好像聆听蒙古族马头琴的动人曲调，使你不能不为它的魅力所征服，不能不为它的意境所感染。即使没有去过内蒙古，你也会觉得内蒙草原美，甚至产生想到内蒙草原去的愿望。

在妥木斯的风景世界中，尽管很少出现汽车、洋房、高压线等现代化的东西，反复描绘的多是那些古老的马车、水车、哈莫车和圪梁、草地、河湾，以及穿着民族服装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但是这和旧时代那种田园牧歌的情调却迥然不同。因为画家的心和广大牧民是相通的，他了解昨天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民族矛盾和阶级压迫下的沉重灾难，更熟悉今天蒙古族人民

在党的阳光下当家作主的自由幸福生活。他的画不只是用画笔，而且用自己整个的心灵去体验和表现的。他的画不只是真实地描绘草原的自然风光，而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他执着追求和讴歌的重点在于新的生活光辉给牧民们心灵上带来的变化。那洒满阳光与欢乐的草原，那深邃莫测的夜的穹窿，那天高云淡意境深远的天地，无不体现出今天牧民们善良的性格，深厚的情怀，宽广的视野，自由的放牧等等乐观、勤勉的精神气质。

蕴藏在地层中的矿床，需要地质勘探者艰苦的探求，同样，蕴藏在生活中的美，也需要画家认真的开掘。妥木斯的油画作品，就是他对美的发现和创造的结晶。其形式风格也是经过长期探索才放射出光彩的。从六十年代开始，他对各种形式风格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过苏联油画的灰调子，崇拜过法国印象派的点彩，也吸收过我国民间绘画不受自然光源局限单线平面的特点，通过各种尝试，企图在世界浩瀚的艺海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宝石。但是，一个画家要真正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想说的话，是很不容易的。为此，妥木斯付出过辛勤的劳动甚至是痛苦的代价。在“文化革命”的动乱时期，即使当他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残酷折磨时，对献身油画艺术的信心也没有动摇过。他的勤奋和毅力正是来自这种信念。十年虽没有画过创作，但研究和探索却没有中断。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妥木斯终于摸索到了自己的路子，找着自己的绘画语言。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有比较深厚的生活积累，另一方面是他近年来认真学习我国传统绘画的结果。他把中国画论中“外师造化，中法心源”，“形神兼备”和讲意境、讲气韵、讲虚实等特点，以及民间艺术中响亮、明快、健康、装饰性的情趣，开始融汇于油画技巧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一、任何形式的演变都不能脱离生活；作品只有用内在的东西，才能真正拨响观众的心音。二、艺术上的重复无异于取消；如果老踩着他人的脚印，永远也趟不出新的路来。中国的油画只有具备中国气派和中国意境，甚至还要渗透着本民族特有的气质，才能真正为观众喜闻乐见。这是他的经验，也是他信奉的原则。

这本选集中的油画作品，是妥木斯艺术风格探求的最新的落脚点，充分显示了朴素、单纯、抒情的艺术特色。说朴素，主要是指画风的朴素、自然、亲切。他的画一般都没有生硬造作之感，而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流露；不是强迫你去接受，而是让你情不自禁的受感染。说单纯，主要是指表现手法的简洁、洗练、概括，具有言简意赅，以少胜多的艺术魅力。表现花的原野和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别的画家也许爱用对比强烈的色彩，而妥木斯的用色却别开生面。他善于在单纯之中求丰富，在大的色块对比中取得色调微妙的变化；就每块颜色看是复杂的，就整体效果看又是单纯的。在作品中还常常洋溢着含蓄、和谐、淡雅统一的情调。说抒情，主要是指他的画充满着对美的生活、美的自然的由衷热爱。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新的生活光辉激荡着草原上的千家万户，浸润着每个牧民的心，也鼓舞着妥木斯用油画笔写出节奏明快、旋律深沉的抒情诗篇。他自己说过：“我的作品，是我充满激情的讴歌，是我对牧区生活热爱的流露。锡林郭勒大草原是平远开阔的，象蒙古族的长调音乐。我生活在那块草原上，感到人可以在那里忘掉生活中的一切不愉快。一阵阵草香沁人心脾，爽人肺腑。纯真、朴素而憨厚的牧民和草原多么谐调一致啊！”正因为他是以情作画的，所以也能以情感人。

这本选集中的油画作品，是妥木斯近年创作的一小部分，只能算是他艺术征途中的一个驿站。在他的前面还有更长更广的道路，愿他扬鞭跃马继续奋勇前进。如果说妥木斯的油画创作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的话，我觉得反映牧区人民生活的面还不够宽广；有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够深刻；在油画民族风格的探索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深入。妥木斯同志的创作力是很旺盛的，我们热切地期望他更上一层楼，不断地奉献出优秀的作品，为祖国大家庭五彩缤纷的艺术画廊增添新的画卷。

马 克 1982年初冬于北京



1 凝 (65×100厘米)



2 查干胡 (80×100厘米)



3 蹲着的女民兵 (65×100厘米)



4 歌 手 (43 × 60 厘米)





6 巴德玛 (70×100厘米)



7 隔代人 (80×100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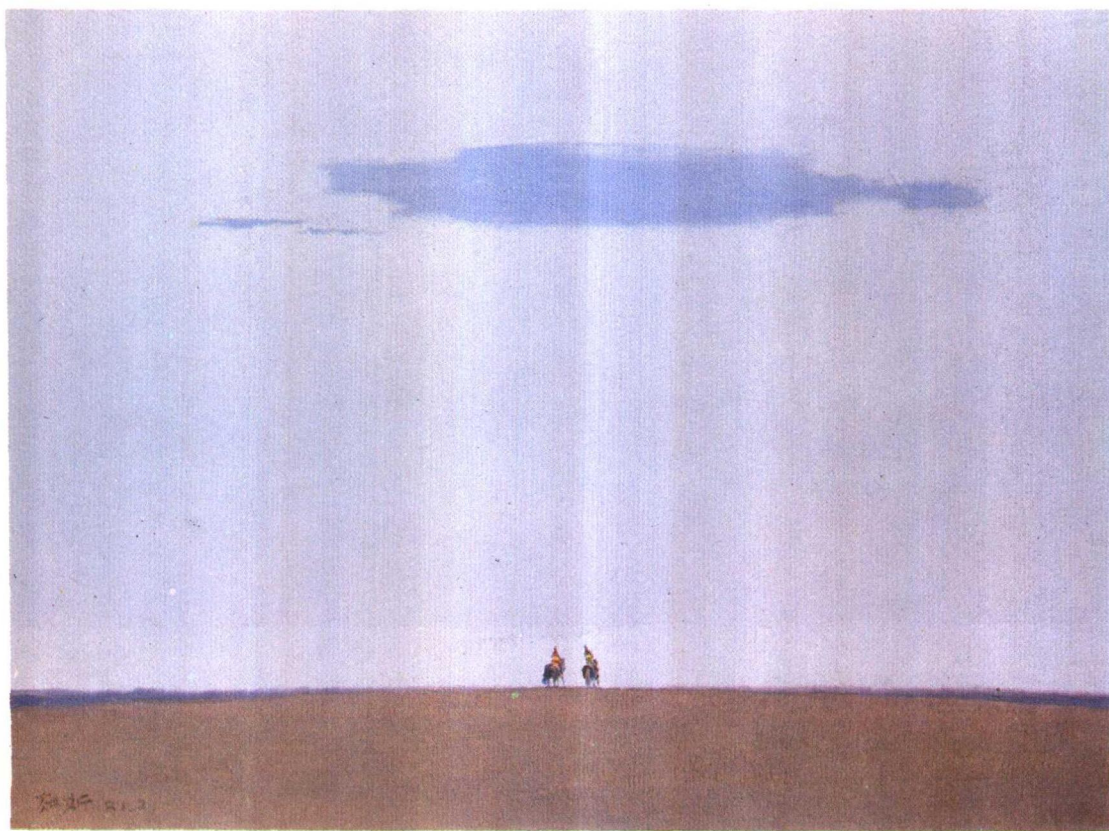
8 小 路 (80 × 60 厘米)



9 月 色 (80 × 65 厘米)



10 炊 烟 (80 × 65 厘米)



11 远 方 (80 × 60 厘米)



12 岭下 (65 × 50 厘米)



13 供销社 (100×60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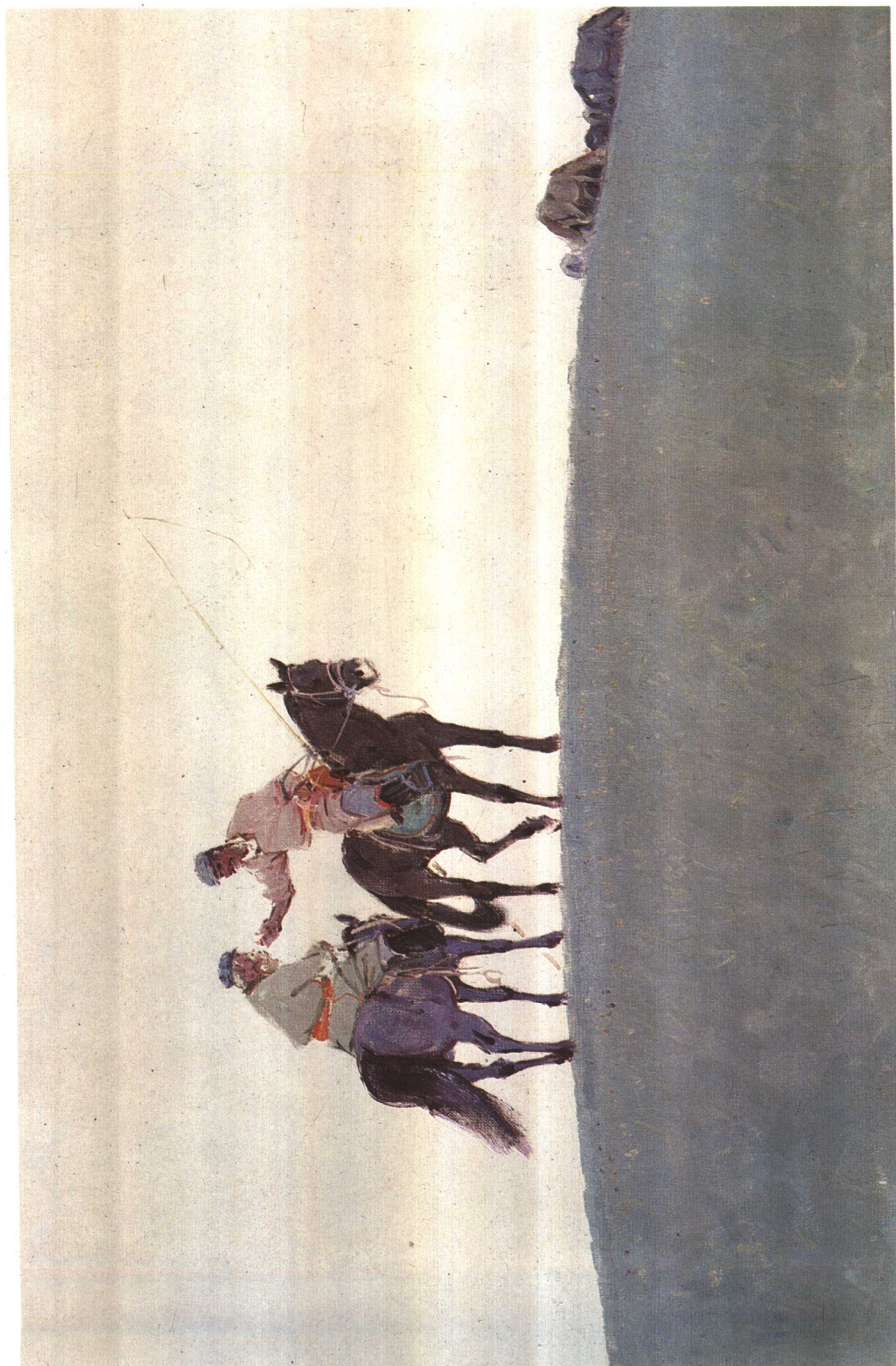
14 梳洗 (100 × 60 厘米)



15 晨 曦 (100×60厘米)



16 蓝色的花丛 (100×60厘米)



17 点 烟 (100×67厘米)